

亲爱的亲爱的亲

(亲爱宝贝系列之一)

内容简介

“和我交往吧”此话一出，众人惊呼，大家都还在自我介绍，他便说这种话。

爱上一个人可以有多快呀

答案是可以有瞬间那么快。

“亲”变成“亲亲”再变成“亲爱的亲”，
变成“亲爱的亲爱的亲”，

全是她对他的昵称，

也是她对他永无止境的眷恋……

当初他曾发过毒誓不再找她，

奈何却管不住恋她的心，

期待再听到她喊：“亲爱的亲爱的亲”，

就算求爱行动频频受挫，

他也绝不让她从他生命中消失。

楔子

“和我交往吧！”

此话一出，众人惊呼，原因是大家都还在自我介绍，他便说这种话。

爱上一个人可以有多快？

答案是可以有瞬间那么快。

她，江水盈，华歆公司会计部职员，十九岁，刚从高职毕业，由亲戚的朋友的亲戚……总之是很复杂的遥远关系，引荐到裁市工作，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联谊，也就是集体相亲。

基本上，她对联谊没有太大兴趣，总觉得一群不是很熟的男女排排坐、面对面地觑望，不如和一两个知交好友喝杯茶、聊聊天，但拗不过同事的盛情邀约，所以她还是来了。

而她……遇见他了。

他很高，肩膀很宽，站在同济中显得意气风发、

高人一等，这是他给她的第一印象。

待他落座，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深刻的轮廓，他有一双飞扬似剑的浓眉，大眼深邃得似乎一不小心就会引人沉溺其间，而那种几乎无止境陷落的感觉来得如此突然，令她不得不飞快地移开视线。

是悸动？还是不安？她不明白，只知道尽管伴着快速跃动的心跳，仍然无法不看他。

而这回，她小心地避开他似能勾人心魂的眼，目光在他的挺鼻、厚薄适中的唇、坚毅的下巴和宽阔的胸膛间来回梭巡。

“我叫任轩，刚毕业，这个月才刚成为威菱……”

半晌后，轮到他自我介绍，不出她所料，他的声音低沉悦耳，像春天潺潺的流水般温柔地流进她心底，有一下、没一下地搅动着她原本平静的心湖。做自我介绍的人合该是众所瞩目的焦点，这给了她勇气让她能光明正大地看进他眼里，但这回出现的症状更糟了，她不但完全移不开视线，还产生了妄想症。

她总有一种错觉，觉得他眼中的笑意是因她而发，而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对着她说的。

太离谱了，而这样离谱的心情令她只能痴痴地凝望着他带笑的眼，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唇正一开一合，

却完全听不到他说的内容，直到惊呼声四起，两旁的同事同时推了推她，她才像从他布下的迷网中脱网而出。

室内一阵静默，水盈搞不懂为何瞬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该她自我介绍了吗？可她介绍过了啊！而且他也还站着，挺拔的身子令其他男人光芒尽失。

彷徨令水盈不自觉地蹙起眉头，她转向身旁的晴瑶，以眼光向她求救。

“笨蛋，他在跟你求爱，快答应啊！”身旁的晴瑶小小声地提醒她。

求爱？水盈霍地抬头，刚好看进任轩等待的眼底。

她眉头紧蹙，确定自己懂这两个字代表的意思，但又突然觉得不懂……“江水盈小姐，和我交往吧！”任轩满脸兴致盎然地朝她眨眨眼。她的心早就悬在他身上了，他打赌她刚刚根本没听到他在说什么，否则她脸上必会快速地布满红潮。

好可爱的小女生！看来今天被同事硬捉来凑人数也不无收获。任轩气定神闲地等待着她的回应，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被拒绝。

“任……任先生。”刚刚他那一串自我介绍她

大概只听到他的名字吧！“我想……这个问题……我们私下再讨论好吗？”水盈怯怯地说着。他在众人面前这样做，令她受宠若惊得几乎休克，但实在太唐突了，所以她得谨慎应答。

而后，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，任轩大步走至水盈身边将她拉起，“对不起，我们有重要的问题需要两个人一起讨论，所以先走了，你们继续啊！”

趁所有人瞠目结舌、还反应不过来的时候，他拉着她的手离开。

而后，在双方公司同事的抱怨声和祝福声中，美丽的恋情正式展开，无奈美丽……却又短暂。

我们分手吧！

当水盈写下这五个字时，她感觉自己仿佛正拿刀刺着自己的心。

她将信连同几箱任轩送她的东西寄回去给他，破碎淌血的心坚决地相信这个决定对彼此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收到东西后，任轩也没有问原因。

而水盈在辗转得知任轩接受家族大老安排出国后，她以为两人真的缘尽情灭。

但毕竟当时的她还太年轻，因此人生这般瞬息万变的际遇，又怎么可能是她料得透的？

1

“和我交往吧！”

水盈睁大灵动的双眼，想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，但隔桌重重放下酒杯后起身直冲着她来的人，让她清楚知道不但她听到，他也听到了。

一片惊呼声中，她被一把拉起，而后在没有人来得及回神反应的情况下，她已被拉出餐厅大门，来到车水马龙的马路旁。

“你你你……你拉我出来做什么？我还没回答问题耶！”水盈抗议着，并试图甩开任轩的手。

“你都跟我出来了，这就是最好的答案。”他如她所愿地放开她。

“但是那很不礼貌，我该好好回答人家的。”水盈下意识揉着被他扯痛的手。

“你还想有别的答案吗？”任轩怒瞪她。

“你在生气？！为什么？”水盈讶然地发现。

“看见前女友被人追求，谁高兴得起来？”这让他想起三年前的自己，一见她娇柔可人的模样，便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，生怕晚了一步。

现在更别提那个该死的男人竟然还和他说一模一样的话。

一模一样的话耶！一定是因为这样才让他如此失控。

“看见前女友被人追求，应该替她高兴，祝她找到幸福吧！”水盈眨巴着大眼。

“狗屎！”任轩啐了声。

“你骂脏话！”水盈黛眉紧蹙。

“谁叫你说鬼话！”任轩再瞪她一眼。

两人直视对方好半晌。

“韵云韵云！你生你的气吧！反正都这么久的事情了，我可没必要为你的情绪负责，但是你实在不应该硬把我拉出来……唔——”

水盈说不出话来了，因为她突然被任轩一把抱住，强吻了。

他们就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吻了起来。

“妈妈，那个阿姨和叔叔在做什么啊？”稚嫩的嗓音飘进他们耳里。

“大宝乖，阿姨和叔叔在玩亲亲，我们不要吵他

们，知道吗……”柔和的女声渐行渐远。

水盈睁大眼睛瞪着正吸吮舔吻得陶醉的人，考虑要不要给他一巴掌；考虑过后，她决定乖乖让他吻，他看起来像久旱逢甘霖般饥渴。

良久，他放开她，双臂仍紧钳住她双肩。

“告诉我，这三年来有没有人这样吻过你？”任轩气息微喘。

“有。”水盈诚实答道。

“你就这样让别人吻你芽”他瞪大眼，恶声恶气。

“我哪拒绝得了。”水盈道。像他刚刚那样，还没说要吻，就自顾自地堵了上来，男生的力气又那么大，哪有她拒绝的余地。

“那你是很乐在其中喽！”任轩眼里燃起怒焰，完全误解她意之所指。

水盈心想，老是被强吻有什么好快乐的，但……

“这不关你的事吧！”

水盈尖呼了声，因为任轩强搂住她，紧得几乎挤掉她肺里的所有空气。

他们又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紧拥起来。

而后变本加厉的，他的大手在她胸前恣意揉搓，双眸阴鸷地紧瞅着她。

水盈蹙起双眉，考虑要不要对着路上所有侧目的

行人大叫非礼。他吃错药了吗？净对着她做着男朋友……不对！这应该是变态才会做的事了。

“他曾经这样对你吗？”任轩危险地眯起双眼。

“有几个……”曾经试图这样做。

水盈来不及说完原本打算要说的话，因为他已经在她耳边大声咆哮了起来。

“有几个？！”他狠狠地瞪着她，“在我之后，你到底又交了几个？”

“你干吗那么凶？”水盈委屈地道。这一点也不像他，他一向是温和有礼、风趣幽默外带点可爱淘气的，对她则更是轻言轻语、温柔有加。

“我没有凶。”任轩说得咬牙切齿。

“那你干吗那么大声说话？”

“你别管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这种问题一时怎么回答得出来，我又没数过。”水盈委屈地扁扁嘴。

“你现在马上给我数！”任轩额上、手上青筋暴凸，想到她换男伴的速度可能就跟他换女伴的速度一样快，他就一肚子气无处可发。

天知道他为什么要有一肚子气。

“我为什么要数？我要回去吃饭了啦！”发神经也要有个限度吧！水盈试着挣开他的钳制，但他仍旧

不动如山。

两人就这么僵持着。

“好，算你狠！我不逼你数，但是……”任轩直望进她眼里，像想探索她灵魂最深处，“告诉我，有没有人……”

水盈闻言脸一红，假装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

“有没有？”任轩坚持得到答案，非常、非常坚持。

“就一个三年才偶遇一次的朋友而言，你问得太多了吧！”水盈不悦地微噘双唇。

不理睬她的微怏，任轩只是定定地瞅着她。

“这根本就不关你的事。”水盈蹙起眉头，用自以为最平和的语气试图和他沟通。

“我可以一直跟你耗，直到听到答案为止。”他坚决地道。

水盈无奈地对天翻了翻白眼，在心里数了整整一百下后……“天啊！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！”她有点生气了，这种难以启齿的事，他干吗一定要知道？

“相信我，我如果搞得懂，一定第一个告诉你。”

他是认真的，莫名其妙的认真。水盈挫败地想

着。

“我没有再用心交过别的男朋友。”她面无表情，不想告诉他事实，却又无法当着他的面说谎。看着他舒展的眉头及漾笑的嘴角，她紧握双拳，真的生气了。

“很好，我们去吃饭吧！”

总算有食欲了，任轩得意地哼着曲儿，拉起水盈的手，沿着人行道继续向前走。

“喂！你走错了，餐厅在那边。”水盈挣扎，但怎么也挣不开他的手劲。

“我没走错，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吃。”任轩狡诈地道。要他把小红帽送回大野狼聚集的洞穴，哼！想都别想。

他才不会将她送回去让其他男人垂涎。



久别重逢，然而彼此的心已不再相契相惜。

水盈小口啜着杯中的冰饮，看着任轩自顾自地结账、离去，其间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。

她不再懂他了，强拉她一起吃饭，却又突然冷着脸、一句话都不说，真是阴晴不定的家伙！只是她干

吗？要看他脸色呢？水盈微扁着嘴，心里有点不平。

她没有再用心交过别的男朋友。

但那只表示她不滥交而已，并不表示她还眷恋着他。

虽然他是她生命中第一个男朋友、第一个男人。

事实上，在任轩之后，她一连交了三个男朋友，因为晴瑶告诉她，想要忘掉一个男人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再找个男人。

晴瑶从她一进公司便非常照顾她，她会这么建议一定有她的道理。

而水盈是如此迫切地想减轻生命里那份少了任轩的痛苦无依。

所以她才会参加公司为女职员不定期举办的联谊餐会，也飞快地认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，但他们的交往只维持到第一次约会。

因为晴瑶告诉她，一个女人若连被男人深吻时都没啥心动的感觉，那表示她应该在最快的时间内甩掉他，再物色下一个。

对这样无情的说法，水盈曾经稍微抗议了下，但晴瑶却说这对彼此都好。

于是，在那个同她都是来自淳朴乡下上 裁市奋斗的第二任男友打算再度约她时，她拒绝他了。

噩梦从此开始，第三任、第四任命运相同，都是在强吻她后被她封杀出局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不是在第一次约会，就是在第二次约会。

落得这般结局，一次有可能，两次是碰巧，连续三次……就该检讨了，而且她死都不会记错，任轩也是第一次单独约会便吻她，第二次……

她问晴瑶，晴瑶却唉声叹气地对着她摇头，说这也不能怪男人，而且晴瑶竟说她全身上下活像水做成的，尤其是唇，像沾了蜜似的易招蜂引蝶。

水盈完全不能苟同晴瑶的说法，不过她还是照了照镜子研究一下。镜中的自己，长发直直黑黑的是长发、眉毛弯弯细细的是眉毛、眼睛大大亮亮的是眼睛、鼻子小小挺挺的是鼻子……总之，她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很正常，尤其是那张吃饭、说话用的嘴巴。

她开始严格把关能走在自己身边的人，有些人真的很好，她也真的想要好好回应对方的感情……可是她还是放不开。

她痛苦，也开始恨任轩，但最恨的是自己，恨自己为何要毫无防备地就将身与心完全交给他。她现在只希望有那么一天，她捧着日记能不再流泪，回忆着一个多月的交往，能想起自己在他的怀抱中曾经是多么的快乐。

将那段时光当作是上天的恩赐，她不求能再有那么美丽的幸福，她只求随着时间流逝带走鲜明的记忆，也带走深刻的痛苦后，她还能有平凡的幸福。

平凡的自己，平凡却独立，独自为生活而打拼，独自在尘世里浮浮沉沉。

在嗜酒、嗜赌成性的父亲因酒精中毒而过世，家里的经济重担无减反增后，她的生命被机械化的工作和赚钱包围，幸福离她好远、好远。

时间的河流啊流的，她知道自己的心底正隐隐约约地等着，等着平凡无奇生活里的一点点不平凡，等着谁来点缀她一成不变的生命。

但老天却对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，时间的河为她带来的竟是任轩！

水盈将脸颊整个贴上玻璃桌面，冰冷的触感由颊上一路透进心底，眼角余光中，她可以瞄见餐厅服务生正好奇地瞥着她。

算了！这儿不是自怨自艾的好地方。水盈起身，推开厚重的玻璃门后，她走进熙攘的人群中。



“任轩，你怎么搞的，丽丝和她父亲是应你的邀
华 琤

请千里迢迢来 裁市谈合作案的，我取消自己的约会出席是为了帮你耶！你竟然在餐厅拉了个女人出去，就这样将他们丢给我！”

进了任轩位于威菱集团总公司附近的公寓，任峰脱下西装外套，用力甩在沙发椅背上，简直气炸了。

“对不起，哥，可是那件事很重要。”理亏在先，任轩乖乖认命地解释。

“比总收益达三百亿的合作案还重要？”任峰声色俱厉，眸光炯炯地直盯着他。

“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吧！话说回来，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”面对大哥的疾言厉色，任轩有些气弱地问着。

“怎么样？拿起手机就交代助理买了回法国的机票了，我连阻止都来不及。”

“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”

任轩气愤的举动令任峰侧目，“你难道看不出来丽丝整颗心都在你身上吗？”

他们会那么干脆地飞来 裁市，原本就是看在你未来可能成为丽丝丈夫的分上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拉了个女人离开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分明就是给丽丝难看，他们怎么还会和我们合作？”任峰冷着脸嘲讽道。

“哼，这笔生意不跟他们做也罢！”任轩赌气地道。不过也只有私下在自家人面前，他才能赌气说这种话。

“你这话去跟爸爸说吧！强尼先生拨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爸爸告状的。”任峰双手环胸，态度冷然。

任轩的脸霎时苦皱成一团，“大哥，爸向来听你的……”

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任峰干脆地问。

“你真的要知道？”任轩为难地蹙起双眉。

“废话！”任峰斜睨弟弟一眼。

“好吧！她叫江水盈。”反正知道是谁也不会怎么样……

“江水盈？三年前那个女孩子？”任峰扬起剑眉。

“大哥，我不知道你的记性有这么好。”任轩沉下俊脸。

任峰耸了耸肩，“分手了还会把男朋友送的东西寄回来的女孩子不多，她令我印象深刻。”

那件事瞒不过家里的人，因为江水盈三个字就大大咧咧地躺在每个寄回任家大宅的纸箱上，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在任轩阴郁的低气压下对这个名字绝口不提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任峰起身，拿起自己的外套。人偶尔会有疯狂的时候，最近刚好有个女孩教会他这一点，所以算他走运，“爸爸那边我会跟他说明，不过这种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吧！”

“当然。”任轩沉着脸保证，目送哥哥出门后就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。

如果他和任峰不是兄弟，而是商场上竞争的对手，他一定会觉得大哥是个可怕的人。

大哥是威菱集团未来的接班人，比他大三岁，十几天前，因为叔叔由总公司总经理职务退休，大哥由美国转调回来接任总经理职位。

大哥的沉稳内敛、冷静自持向来令他望尘莫及，而自己的直率性子使他学不会隐藏喜怒哀乐情绪，在美国的那段日子，他受大哥调教颇多，必要的时候，他可以由一个开朗无害的男人转变为冷血无情的商场专业人士，往往脸上挂着和煦如春风的笑容，内心却想着要如何将对方吃得一干二净。

如今他的沉着稳重已和大哥一样为人所称道。

但这些却在一瞬间毁在水盈手上。

低头看了看胸前衬衫口袋里的小纸片，任轩将它拿了出来，跷起二郎腿把玩着。

“别开玩笑，你不可能再去找她的。”